



刘淑度(1899—1985)

□周惠斌

自幼爱篆刻

刘淑度(1899—1985),原名仪、师仪,字淑度,祖籍山东德州市,出生于河北正定府,自幼喜爱刻印。1925年冬,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科预备班(第二年春转入本科),课余钻研篆刻艺术,阅读名家印谱,酷爱吴昌硕的印风。她寻师访友,经人介绍,师从齐白石的弟子、名家贺孔才。

一年多后,贺孔才建议她转学齐白石。刘淑度便辗转通过李苦禅,表达了对齐白石的仰慕和拜师的愿望。可白石老人以“老了,闭门了”婉言拒绝。在李苦禅的多次劝说下,齐白石看过刘淑度的作品后才答应了下来,却又自言自语道:“篆刻,男孩子都不愿意学,女孩子却喜欢这个!”

1927年,刘淑度正式拜齐白石为师。此后,她经常拿着印稿,带着作品向老师请教,齐白石不厌其烦,耐心指导,除了写篆字作范例外,还要求刘淑度博采众长,不能死守一家:“你现在做我的学生,当然要跟我去学,但你不要光学齐白石……”

1928年春,齐白石应刘淑度之请,在她准备的两方寿山石上,当面操刀示范。刘淑度回忆:“老师拿起石头,不打样,也不用印床,左手拿着石头,右手握刻刀,边刻边讲:‘刀法有几十种,总起来有十六种。但我的刀法,就是单刀偏锋一面下刀。’我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下刀,只见老师神态自若,动作熟练,有十几分钟,‘白石弟子’四个白文字就刻出来了……另一方老师后来刻了‘淑度长年’四个白文印,印拓收在老师后来出的印谱中。”

刘淑度刻苦钻研,在齐白石的悉心传授下,进步神速,不仅得到老师的亲炙和真传,而且深得老人的褒扬和推重,齐白石欣慰地说:“我的徒弟很多,但是在篆刻上成绩突出的只有三个。第一,是罗祥止;第二,是余中英;你是第三个。你虽然是第三个,但在女子中是难得的。”

也是在1928年,大师兄李苦禅为刘淑度画了一本10开花卉册页,裱画师傅却误裱成11开,出现了一页空白。第二年盛夏,李苦禅大病初愈,挥毫补作了一开“白月季”。刘淑度拿着册页,赶到白石老人那里。齐白石一页页翻看,赞赏不已,欣然题诗:“苦禅画思出人丛,淑度风流识此工。赢得三千同学辈,不闻杨子耻彫虫。淑度女弟子持此属题。时己巳五月,同客旧京。齐璜。”下钤“白石翁”白文印,充分表现了老人对学生的激赏、肯定和期许。

为名家治印

1930年,刘淑度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担任郑振铎的助手,参与编纂《中国文学史》(插图本)《世界文库》《李长吉诗集》《岑参诗集》,并参加鲁迅与郑振铎合作辑刻《北平笈谱》的编印工作。

刘淑度跟随齐白石深耕数年,不仅全面掌握了各种治印技法,而且继承了齐白石“写意篆

刻”风格,章法变化有致,用刀奇肆刚健,印风瘦劲精工。这一时期,刘淑度的篆刻作品丰富而多样,齐白石给予了“篆刻史上没有女子成名传世,而今淑度已成女子篆刻家先驱”“吾弟数年来技艺大进,与吾乱真”的评价。而且齐白石在她的自制印集上,还留下了很多亲笔手书批语,言简意赅,客观中肯,赞许与批评中不失殷切寄望。

刘淑度与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是大学同窗兼闺蜜,郑振铎因此转请她为鲁迅治印。刘淑度精心篆刻了两枚印章:白文“鲁迅”和朱文“旅隼”(上海鲁迅纪念馆藏),拿给老师过目。齐白石“对‘鲁迅’这方章比较满意,说刻得好,对‘旅隼’的‘旅’字,他说安排得不好。当时老师用手指着,边说边勾画的情形,现在还想象得出”(刘淑度《我与篆刻》)。然而,鲁迅却非常喜爱这两方印,在题书《芥子园画谱三集》赠许广平时,即钤此两印;杂文集《准风月谈》出版时,又将“旅隼”印设计在封面上,并经常将这两印钤在题诗或藏书之上。

刘淑度所刻“冰心”印,是齐白石评价极高的一方印章,批语“工极”,并加画了6个圈,以示赞许。冰心回忆说,“(我)在郑振铎先生家里见到刘淑度先生的。振铎夫妇把她介绍给我,还说她会很会刻印。过几天刘先生就送给我一方刀工秀劲的篆字的‘冰心’图章。我十分珍爱它,而且经常用它。但刘先生从来没有对我自夸为白石老人的弟子,更不用说自己是老人的得意门生了。”

刘淑度刻的“王绍张”印,布局疏朗,用刀简洁,边栏虚实交错,齐白石批语:“稳,刀法大方,汝所刊之朱文印,此为第一,即吾辈之作不过如是而已。”言下之意,它是刘淑度所刻的第一朱文印。“白雪斋主”印,齐白石批语:“吾之同学中,君不出第三名。”“化民”印,齐白石批语:“此二字似古人之作,笔情活极,印之佳者。”此外,刘淑度还曾为钱玄同、许寿裳、朱自清、郭绍虞、俞平伯、顾颉刚、郑振铎、巴金、冰心、台静农、李苦禅等名人刻印。

当年,齐白石的四川籍弟子罗祥止在北平寓居两年后返回四川,齐白石特赠“吾道西行”印。因此,他曾对刘淑度戏言:“你何时回德州,我刻‘吾道东行’赠你,则吾道东矣。”

1932年,齐白石为刘淑度印谱集作序:“从来技艺之精神本属士夫,未闻女子而能及。即马湘兰之画兰,管夫人之画竹,一见知是女子所为,想见闺阁欲驾士夫未易耳!门人刘淑度之刻印,初学古人,得汉法,常以印拓呈余,篆法刀工无儿女气,取古人之长,舍师法之短,殊为闺阁特出也。余为点定此拓本后,因记数语归之。辛未十二月,齐璜白石时居旧京。越明日,乃壬申元日也。时年七十又二矣。”并为刘淑度刻下“千石印室”印。

1933年,齐白石又亲自为刘淑度撰写润例:“从来篆刻之盛本属士夫,女中能事无闻焉。门人刘师仪女士,字淑度,自幼喜刻印,篆法刀工无儿女气,殊为闺阁特出也。年来求刻者过多,予怜其有日不暇给之苦,为订润例,免其繁

劳。石小三分至六分止,每字二金;六分至一寸,每字三金;石大一寸外者加倍;金玉不刻。癸酉夏四月,白石山翁。”他还特意对刘淑度说:“我刻一个字四元,加边款四元。我给你定每字二元。”这份润例,一度悬挂在琉璃厂淳青阁。

桑梓情且深

随着母亲的病故,刘淑度于1941年离开北平前往南京,先后担任多所中学教师。离别前,她来到老师家中辞行,师生依依惜别,白石老人语重心深,勉励她继续努力,提高技艺。

1946年10月,齐白石与溥儒在南京举办画展,刘淑度特意看望老师。齐白石正在篆刻“年八十六矣”白文印,征得老人同意,她将老师随身所携印章及“年八十六矣”印共42方拓印留念,白石老人题跋:“淑度,白石之门人也,北平别来已越六载。今逢于南京,值予正刊此印,求拓之以纪事。丙戌十一月一日。”

1956年,刘淑度回北京度假,又先后五次专程看望老师。第三次去时,齐白石问她:“这几年没放下刻刀吧?”刘淑度回答:“不常刻。”齐白石说:“下次带两块石头来,带刀来,给你当面刻刻。”刘淑度第四次去时,发现老师精神不太好,坐在那里,眼睛也不愿意睁开,也就没再提刻石之事。第五次去看老师,是辞行的,看到老师在那里睡觉,就没惊动他,没想到这是和齐白石的最后一面。

1958年,刘淑度退休后定居北京,致力于齐派篆刻艺术的研究和传承。1983年,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看到启功的《十六字令》:“花,骨肉同根各一涯。游子愿,何日早还家。”于是信手刻下,启功一见欢喜,登门求索,并请刘淑度为他篆刻了“字曰元白”等印章。

刘淑度品行高洁,一生治印一千余方,出版《淑度百印集》《刘淑度金陵治印集》等。1982年,适逢北京师范大学八十年校庆,刘淑度于1981年未提前刻制了“北京师范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”和“桃李满天下”向母校献礼,两印构思精巧,古拙质朴,尽显齐派篆刻风格及其个人特色。不久,北京图书馆为刘淑度整理编印了印谱《刘淑度刻石残存集》,内收五十多件印拓,包括1932年为冰心所治的“冰心”印,由启功题签,冰心在序中写道:“白石老人名扬中外,人人皆以和他有过瓜葛,为莫大的荣幸,而刘淑度先生从不特别提到她和白石老人的这一段因缘,我认为这是她的过人之处!”

刘淑度桑梓情深,心系家乡,曾精心刻治“家在德水之阳”朱文印,寄托了她对故乡德州的绵绵思念。1985年,刘淑度在临终前,将所珍藏的齐白石印章、印谱等珍品捐赠给北京图书馆,名家字画捐赠给中国美术馆,平生所得稿费、奖金1.28万元,委托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捐赠给家乡德州,用于当地妇女儿童福利事业。刘淑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仍不忘眷恋家乡、关爱家乡。

(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员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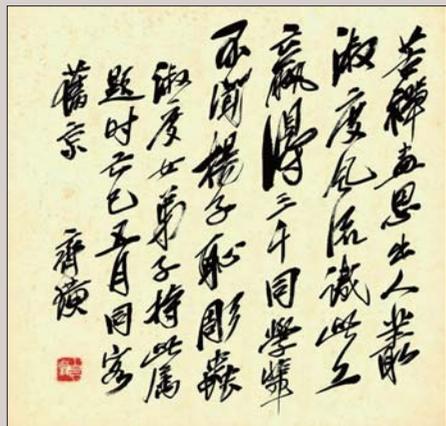
殊为闺阁特出也

齐白石与山东籍女弟子刘淑度

在我国现当代印坛上,艺术大师齐白石的入室弟子、得意门生,山东籍女篆刻家刘淑度声誉卓绝,早年曾为鲁迅、冰心等名家篆刻印章,不仅深受他们的好评,而且得到白石老人的高度认可和推崇,堪称齐门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。齐白石给予了“篆刻史上没有女子成名传世,而今淑度已成女子篆刻家先驱”的评价。



刘淑度为鲁迅治印。



1929年,齐白石为刘淑度题诗。



1928年,齐白石为刘淑度篆刻“白石弟子”白文印及边款。